

戰爭與和平

譯文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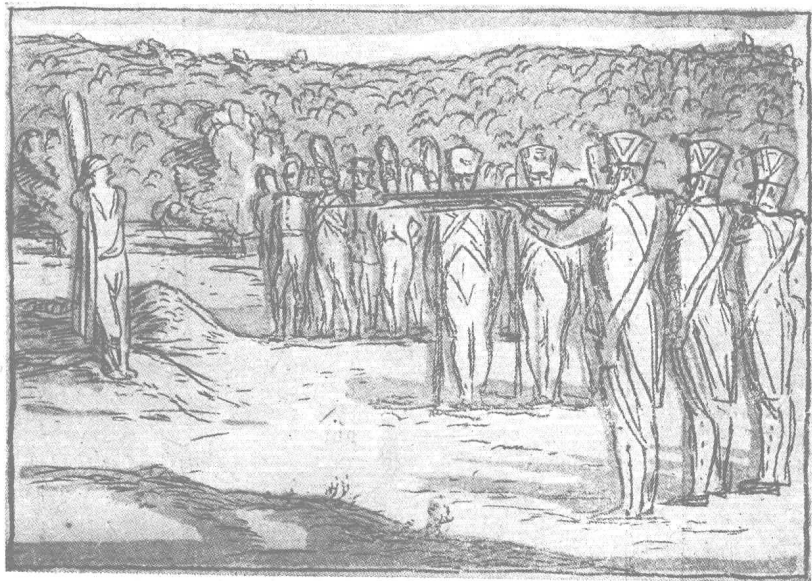
托爾斯泰選集

高植譯

戰爭與和平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第
一
部



在彼得堡，在最上層團體裏，在路密安采夫派，法國人派，瑪麗亞·費道羅芙娜派，皇太子派，和其他黨派之間，此時進行着比以前更加劇烈的，並且照素常一樣，被朝廷的蜂子的嗡嗡聲所遮蓋的複雜鬭爭。但安靜的，奢華的，只關心着生活的幻想與反映的彼得堡生活，照舊地進行着；由於這種生活方向，要費很大的勁才能意識俄國人民所遭的危險和所處的困境。款待和舞會是照舊的，法國戲院是照舊的，朝廷的興趣是照舊的，官職的興趣和陰謀都是照舊的。只在最高的團體中有人努力注意實際情況的困難。有了流言，說到兩位皇后——在這樣困難的情況裏的行動是怎樣的彼此反對。瑪麗亞·費道羅芙娜皇后關心她

● 毛註：瑪麗亞·費道羅芙娜皇太后的丈夫是保羅（巴弗爾）。葉麗薩薇塔·阿列克塞芙娜皇后的丈

夫是亞力山大一世。她是巴登的公主，卻在婚後發揚了她的俄羅斯愛國主義。

所保護的慈善機關與教育機關的安全，下令把這些機關遷到卡桑去，這些機關的設備都包裝起來了。而葉麗薩斐塔、阿列克塞芙娜皇后，在人間她有什麼命令的時候，她帶着特有的俄國式的愛國心，回答說，關於政府機關她不能夠下命令，因為這是皇帝的事情，至於她個人的事，她說她要最後才離開彼得堡。

八月二十六日，就是保羅既諾會戰的那天，安娜·芭芙洛芙娜家有一個晚會，會中精彩的地方是宣讀總主教的信，這封信是他送聖·塞爾基的聖像給皇帝時所寫的。這封信被人當作愛國的宗教的文筆的模範。這封信要由發西利公爵本人誦讀，他是以誦讀的本領著名的。（他常常在皇后面前誦讀。）他的誦讀的本領據說是響亮地、唱歌般地、在絕望的呼號和溫柔的低語之間，與文意完全無關地讀出文字，因此是完全偶然地把呼號落在這個字上，低語落在另一個字上。這次的誦讀，和安娜·芭芙洛芙娜的所有的晚會一樣，具有政治的意義。在這個晚會裏將有幾個要人蒞臨，他們定將因為他們到法國戲院去而被羞辱，並被喚起愛國的情緒。已經到了很多客人，但安娜·芭芙洛芙娜還沒有在她的客廳裏見到她所需要的那些人，因此沒有讓朗讀開始，卻領導着一般的談話。

這天彼得堡的新聞是別素號發伯爵夫人的疾病。伯爵夫人在幾天之前突然生病，沒

有參加好幾個集會，而她是這種集會裏的裝飾品；並且聽說，她不接見任何人，她沒有請那些一向替她看病的彼得堡名醫，卻相信某一個意大利醫生，他用某種新的非常的方法替她治療。

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迷人的伯爵夫人的疾病，是由於同時嫁兩個男人的不方便，而意大利人的治療是要去除這種不方便；但在安娜·芭芙洛芙娜面前不但沒有人想到這一點，而且似乎沒有人知道這一點。

『On dit que la pauvre comtesse est très mal. Le médecin dit que c'est l'angine pectorale. 〔聽說可憐的伯爵夫人病很重，醫生說是心胸發炎。〕』

『L'angine？ Oh, c'est une maladie terrible！ 〔發炎啊，這是可怕的病！〕』

『On dit que les rivaux se sont reconciliés grâce à l'angine, 〔聽說因為發炎，情敵和好了〕……』

Angine 〔發炎〕這字眼是大為滿意地被人重述着。

『Le vieux comte est touchant à ce qu'on dit. Il a pleuré comme un enfant quand le médecin lui a dit que le cas était dangereux. 〔聽說老伯爵

很悲傷。醫生向他說這個病有危險的時候，他哭得像小孩子一樣。」

『Oh, ce serait une perte terrible. C'est une femme ravissante. 〔啊，這是很大的損失。她是那樣迷人的婦人。〕』

『Vous parlez de la pauvre comtesse, 〔你是說可憐的伯爵夫人嗎？〕』安娜·芭芙洛芙娜走上前說。『J'ai envoyé savoir de ses nouvelles. On m'a dit qu'elle allait un peu mieux. Oh, sans doute, c'est la plus charmante femme du monde, 〔我派了人去探問她的病況，他們告訴我她好了一點。無疑，她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婦人。〕』安娜·芭芙洛芙娜說，對於自己的熱心微笑着。

『Nous appartenons à des camps différents, mais cela ne m'empêche pas de l'estimer, comme elle le mérite. Elle est bien malheureuse, 〔我們屬於不同的陣營，但這不能阻止我對她表示應有的尊敬。她是那樣的不幸。〕』安娜·芭芙洛芙娜添說。

一個粗心的青年，認為安娜·芭芙洛芙娜是用這些話輕輕打開伯爵夫人疾病的神祕之幕，竟敢表示驚異，說是沒有請名醫，而是由一個江湖庸醫在治療伯爵夫人，他會許用

危險的藥方的。

『 Vos informations peuvent être meilleures que les miennes. 〔你的消息也許比我的好。〕』安娜·芭芙洛芙娜忽然惡毒地攻擊這個沒有經驗的青年。『 Mais je sais de bonne source que ce médecin est un homme très savant et très habile. C'est le médecin intime de la reine d'Espagne, 〔但是我根據可靠的來源，知道這個醫生是一個很有知識很有本領的人。他是西班牙皇后的侍醫。〕』

這樣地擊破了那個青年，安娜·芭芙洛芙娜便轉向俾利平。他在另一個小團體裏談到奧地利人，他皺起了面皮，顯然是準備把牠放開，說 un mot 〔一個警語。〕

『 Je trouve que c'est charmant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他說到那件外交牒文，牠是和彼得堡方面稱為 le héros de Pétropol 〔彼得堡的英雄〕維特根斯泰恩所奪得的奧國國旗一同送到維也納的。

『 什麼是什麼？』安娜·芭芙洛芙娜向他說，引起別人安靜地聽她已經知道的那個

● 毛註：這是六月十八十九日對法國，伍第諾軍團的勝利。牒文要點是以彼得堡書二章十五節暗示新近的俄奧同盟，而此刻奧軍卻幫助拿破崙打仗。

mot [警語。]

於是俾利平重述了他所做的外交牒文中如下的原文：

『L'empereur renvoie les drapeaux Autrichiens [皇帝送回這些奧國國旗。]』
俾利平說，『drapeaux amis et égarés qu'il a trouvé hors de la route [友誼的，走差的，在正路之外發現的國旗。]』俾利平說完，放鬆了皺紋。

『Charmant, charmant, [好極了，好極了。]』發西利公爵說。

『C'est la route de Varsovie peut-être, [也許是到華沙的路。]』依包理特公爵大聲地意外地說。大家都看了看他，不明白他說這話的意義。依包理特公爵也帶着愉快的驚異，環顧着四周。他和別人一樣，不明白他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在他的外交事業時間裏，他屢次注意到，這樣忽然說出的話顯得很機智的，並且他每次都是說出最先到他的口頭的話，『那也許很好。』他想，『但假使不然，他們也知道應付的。』果然，在不舒服的沉默中，那個不夠愛國的人走進來了，安娜·芭芙洛芙娜正等着感化他；於是她微笑着向依包理特搖着一隻手指，邀發西利公爵到桌子前面去，帶給他兩支蠟燭和手稿，請他開始。大家沉默着。

『最宏恩的君主皇帝』發西利公爵嚴厲地宣讀着，向聽衆環顧了一下，似乎是問，有誰要說出什麼反對的話。但是沒有人說什麼。『我們的古都莫斯科，新耶路撒冷，接待牠的基督，』他忽然地強調『牠的，』——『好像是一個母親把她的熱心的兒子們接待在她的懷抱中一樣，從升起的煙霧裏，預見到你的權柄的赫赫光榮，歡喜地高唱：啊，吶，要來到的人有幸福。』發西利公爵用哭泣的聲音讀最後的字句。

俾利平注視着他的指甲，顯然許多人畏懼了，好像是在問，他們的過錯在哪裏。安娜·芭芙洛芙娜低聲地在先複述着下面的話，好像老太婆複述聖餐的禱文一樣：『讓大胆傲慢的歌利亞……』她低聲說。

發西利公爵繼續讀着。

『讓大胆的傲慢的歌利亞帶着造成死亡的恐怖從法國的邊境來圍困俄國的境地，謙遜的信仰，這是俄國大衛的投石器，要忽然痛擊他的好殺的驕傲的頭。這個神聖的塞爾基的聖像，古代的爲我國福利的熱誠的戰士，被送給皇帝陛下了。我痛惜，我的衰弱的體力使我不能爲了看見您的最仁德的體現而歡喜。我向天作熱誠的祈禱，萬能的主提高公正的種族吧，仁慈地滿足陛下的希望吧。』

『Quelle force! Quel style! (多麼有力!多好的風格!)』這是他們對於朗誦者和作者的稱讚。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客人們，被這個文辭所激動，很久地談論着祖國的境況，對於數日之內就要發生的會戰的結果，作着各種各樣的預測。

『Vous verrez (你會明白的)』安娜·芭芙洛芙娜說，『明天，皇帝生日，我們要接到消息的。我有一個好的預感。』

二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預感果然實現了。第二天，在宮中教堂裏爲皇帝的生日作祈禱時，福爾康斯基公爵被人從教堂裏叫出去了，他接到庫圖索夫公爵的公文，這是庫圖索夫在交戰的那天從塔塔銳諾佛寫來的報告。●庫圖索夫寫着俄軍沒有後退一步，法軍的損

●毛註：彼得堡距庫圖索夫所在處四百英里，最快的交通是馬匹，不能把當晚的消息於次日送到。亞力山

大一世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二日，八月三十日是他的命名日，假使說晚會的日期是八月廿九日就對了，因爲在三十日在教堂舉行皇帝命名祈禱時，確實接到了庫圖索夫的報告。托氏把日期弄混了。

失遠比我們的大，他是從戰場上匆忙地寫報告的，來不及收集最後的消息。因此這是一個勝仗。還未走出教堂的人立即爲了造物主的幫助和勝利向造物主作感謝祈禱。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預感證實了，城中整個的早晨都是高興的慶祝的心情。大家認爲這是完全的勝利，有的人甚至說到拿破崙本人的被俘，說到他的去位，以及法國新首長的遴選。

離開戰事很遠，在朝廷生活的環境中，事件極難反映出牠的充分意義和力量。一般的事件不覺地環繞着一些特殊的偶然事件。所以現在，朝臣們的主要的歡喜，是同等地一方面由於我們得勝，一方面由於這個勝利的消息正在皇帝的生日來到。這好像是佈置成功的意外事件。在庫圖索夫的報告中也說到俄軍的損失，並且其中提到屠契考夫，巴格拉齊翁，庫他益索夫。這個事件的悲哀方面，在彼得堡社會裏也不覺地環繞着一個事件——庫他益索夫的死。大家認識他，皇帝歡喜他，他年輕而有趣。這天大家見面都說：

『多麼湊巧啊！正在大家祈禱的時候，庫他益索夫是多麼大的損失啊！多麼可惜！』

『我向您說了庫圖索夫什麼呢？』發西利公爵現在帶着預言家的驕傲說。『我總是說，只有他一個人能夠打敗拿破崙。』

但第二天沒有接到軍中消息，大家的聲調又開始不安了。朝臣們感覺到皇帝所感覺到的那種未明未確的苦惱。

『皇帝是什麼樣的處境呵！』朝臣們說，已經不像前天那樣稱讚庫圖索夫，而現在卻把庫圖索夫作爲皇帝不安的原因加以非難了。這天發西利公爵不再誇獎他的 *proccès* 「被愛護者」。庫圖索夫，卻在談話涉及總司令時，保持緘默。此外，這天傍晚的時候，似乎一切湊在一起，要使彼得堡的人感到驚慌與不安，又增加了一個可怕的消息。葉命娜·別素號發伯爵夫人突然地死於如此爲人樂意談到的那個可怕的疾病。在大團體裏，大家都正式地說別素號發伯爵夫人死於可怕的 *angine pectorale* 「心胸發炎」的發發，但在熟人之間，他們談到詳細情形，說 *le médecin intime de la reine d'Espagne* 「西班牙皇后的侍醫」開給了愛命某種小量的藥劑，爲了發生一定的作用，但愛命因老伯爵懷疑她，因爲她寫信給丈夫，丈夫（那個不幸的放蕩的彼挨爾）沒有回信而痛苦，便忽然吞了大量的藥劑，在未能施救之前已經痛苦地死去了。據說發西利公爵和老伯爵要控告那個意大利人；但意大利人出示了不幸的死人的那樣的信件，使他們立刻罷休了。

一般的談話集中，在三件悲慘的事上：皇帝的不明情況，庫他益索夫的喪命，和愛命

的死。

在庫圖索夫的報告之後的第三天，有一個鄉下紳士從莫斯科來到彼得堡，於是，全城之中散佈了法兵佔領莫斯科的消息。●這是可怕的！皇帝是什麼樣的處境哦！庫圖索夫是國賊，而發西利公爵，在客人爲他女兒去世而來 *visites de condoléance*（弔慰）的時候，說到他從前所稱讚的庫圖索夫（他在悲傷中忘記了他從前說的話，這是可恕的），他說，對於一個瞎眼而荒唐的老人，不能夠期待任何別的東西的。

『我只是奇怪，俄國的命運怎麼能夠託付這樣的人。』

在這個消息不是正式的時候，還可對牠懷疑；但第二天寄到了拉斯托卜卿伯爵的如下的報告。

『庫圖索夫公爵的副官送信給我，他在信中要求我派警官引導軍隊上銳阿桑大道。他說，可惜要放棄莫斯科。陛下！庫圖索夫的行爲決定首都與您的帝國的運命。俄國知道了莫斯科的放棄，將要震動，俄國的偉大集中在這裏，我們祖宗的灰骨在這裏。我要跟隨軍隊。

●毛註：前註庫圖索夫的報告是八月三十日到的。書中所引拉斯托卜卿的信（提到他在九月一日至二日的夜間所接到的庫圖索夫的信）是在九月四日以前不得到莫斯科的。

我搬走了一切，我所贖下的事是悲哭祖國的運命了。」

接到了這個報告，皇帝派福爾康斯基公爵送給庫圖索夫如下的諭旨：

『米哈伊·依拉銳諾維支公爵！自八月二十九日以來我即未接到您的任何報告。而在九月一日，我接到莫斯科警備司令由雅羅斯拉夫方面寄來的悲慘的消息，說您決定帶走軍隊放棄莫斯科。您自己可以想像這個消息對我所生的影響，而您的沉默加深了我的驚異。我派侍從武官長福爾康斯基公爵送函，向您探問軍隊的情況，以及使您作這樣悲慘的決定的各種理由。』

三

在莫斯科放棄後九天，庫圖索夫的專使帶了放棄莫斯科的正式消息來到彼得堡。這個專使是法國人米邵，他不懂俄語，但是像他自己所說的 *quoique étranger, Russe de coeur et d'âme*，「雖然是外國人，卻是俄國人的心和靈魂。」

皇帝立刻在石島宮中自己的書房接見來使。米邵在戰爭之前從來沒有看見過莫斯

科，又不懂俄語，（像他所寫的，）當他出現在 notre très gracieux souverain 「我們的最仁德的君王」之前，報告莫斯科的 dont les flammes éclairaient sa route 「火光照亮了他的路線」的大火消息時，他仍然覺得自己受了感動。

雖然米邵先生 *chagrin* 「煩惱」的根源，和俄國人民煩惱的根由一定不同，米邵在他被帶到皇帝書房時，卻有了那麼憂鬱的面色，以致皇帝立刻問他：

「*M'apportez vous de tristes nouvelles, colonel?* 「你帶給我悲慘的消息嗎，上校？」」

「*Bien tristes, sire, [很悲慘，陛下，]*」米邵嘆一口氣，垂着眼回答，「*l'abandon de Moscou. [莫斯科失守。]*」

「*Aurait on livré mon ancienne capitale sans se battre, [他們不戰就放棄了我的古都嗎？]*」皇帝忽然紅了臉，迅速地問。

米邵恭敬地報告了庫圖索夫要他報告的話，就是在莫斯科作戰是不可能的，並且因為只能二者之間選擇一個——或是損失軍隊與莫斯科，或是只損失莫斯科——元帥不得不選擇後者。